

## 余林颖的诗

<span>爆身亡</span>	<span>我也是身穿校服，一员赶考的高中生</span>
<span>蛙鸣和蝉嘶：“成绩查询”与“志愿填报”</span>	<span>决定学子命运的夏天“录取查询”</span>
<span>量子纠缠着宿命的昼夜，催促我一直“追赶，追赶——”</span>	<span>金锄头</span>
<span>从河上漂来的竹篮</span>	<span>在漫长的雨季，就是雨</span>
<span>童稚的好奇，就是雨过天青</span>	<span>喜鹊衔来村头的椿树枝</span>
<span>母亲的问答</span>	<span>一帧剪纸的炊烟，就是烟亩</span>
<span>就是人丁兴旺</span>	<span>埋头在粗瓷大碗，吃粥</span>
<span>父亲的头顶盘旋着热气</span>	<span>一生贫穷，就是忠厚</span>
<span>就是一把祖传的金锄头，就是人们口颂扬的</span>	<span>传家宝</span>
<span>代代相习相传……</span>	

### 父母的背影

没有拿过锄头的父亲
举起铁叉。一串水泡冒着血珠
攥在他的手掌心
父亲这一辈子没有下过田垄
唯有母亲笑的银铃咯咯在收获，
她的稻谷，草垛，干瘪的粮仓
可以打败魔法

他们的日子是银子打烂的日子
十七岁相逢，相识
在割麦的季节。
银子锻造的一枚戒指铸就了他们
圆满的婚姻

受到祝福的人
将走过：苦难的河流，奇崛的道路
而独木桥就架在黑沉沉，诅咒的波
涛汹涌的河上

我看见父母的背影远去
他们的衣角不沾染一星半点的水
渍或泥污

#### 河姆渡的水稻种子

我从北方来
从大雁南归的寒风中
来到河姆渡

河流两岸，我认出了金灿灿稻谷
那在雪花下旋飞
携带着闪电，那被泥土，被岩石，被兵燹
一次次掩埋
星芒般冲过银河，来自上天的谷粒
粒粒饱满

我认出来了
在一盏灯碗里
先人的后裔（我的祖父亦在其中）
在一天的劳累耕作之余，手执毛笔
勾勒和描绘
养人的稻米

“这就是天意。”
河姆渡博物馆
接纳我俯身，
看……这就是养育一方水土繁衍
一个民族（从泥土中培植垂落自繁
星拱卫的天河）
一万年前的金色水稻的种子



马丁·海德格尔（1889年9月—1976年5月），德国哲学家。20世纪存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之一。

生产、生活单元。据说，这里的居民都会两种方言，小岛内部人说盐城话，和外人交往则说望江话，能随意切换运用自如。110多年前，6条苏北小船如何停泊在浩大的湖边，渡过了他们在皖江边的第一个夜晚？那一晚，有风还是无风？有月还是无月？110多年来，他们又是如何在湖中硬生生地创造出一个“小岛”来？家族、迁徙、繁衍、船民……这些词鱼贯而出，对了，还有戏剧，听淮剧的他们会唱黄梅戏吗？

老板娘张口就唱，“渔家住在水中央，两岸芦花似围墙……”在晚风中，她唱得水波跌宕，唱得芦苇丛也似长了脚，齐刷刷地来到我们身边。看来，陆洪非老先生写这一段唱词时，一定是将对于故乡武昌湖的记忆搬到了纸上，没有真切的渔家生活体验，是不可能写出如此生动的唱词的。

晚餐全是渔家菜，嫩藕节、鸡头米、小干鱼、水菱角、咸鸭蛋，更难得的还有柴火灶锅巴汤，每人都吃了一大碗。兴尽晚回舟，上到岸上，周遭一片漆黑，一条土路穿行在油菜田中间，雨停了，青草的气息浓郁而生虫，虫鸣密集，间歇响起的蛙声像是为虫鸣定音，田野的演出同样生猛。我熄了手机电筒，走进油菜田里，深呼吸，有点遗憾这里的一切捡拾不走，便打开录音，将虫鸣蛙鸣轻轻捡起。

我找过去，只见外婆正弯着腰在麦地里掐麦穗，外婆的手指上还沾着青绿色的浆汁。母亲也上前帮外婆掐麦穗。“要挑带芒的，”外婆捻开麦壳，嫩白的麦粒滚在掌心“咬开有甜水味道的才好。”外婆同母亲说着话，捏起一粒放到自己嘴里，见我渴望的样子，又塞了几粒放入我的嘴里，我咬了几下，顿时齿间碾出清涩的浆汁，有些酸甜的味道，还有些温暖的阳光味道，混着这些味道，我将它们都咽了下去。

傍晚时的灶房里，外婆把麦穗铺在锅里，用小火慢慢烘。噼啪声里，麦芒渐渐焦卷，空气里浮着暖烘烘的香。外婆又用簸箕将剩起的麦穗颠一颠，焦壳簌簌落下，露出金褐色的麦粒。然后倒入石臼里捣几下，吹去麸皮，剩下的就是圆滚滚的麦仁。外婆又取来一只搪瓷缸放入麦仁，加入母亲带来的红糖，倒上白开水，搅拌了一下递给我说“喝一下，味道怎么样？”我接过搪瓷缸，嘴对着缸口喝了第一口，感觉有一股焦香可口的甜味，便头也不抬地咕嘟咕咚一气喝干了，然后抬起头，冲着外婆和母亲哑着嘴说“真好喝。”

那是我喝的唯一一次麦仁糖水，也是我当时认为味道最好的糖水，此后的岁月里喝过各种饮料，都感觉不如外婆制作的麦仁糖水。

原来有些味道，早被岁月酿成了乡愁，藏在每粒被阳光吻过的麦子里。只要打开来，就有新香的味道。

己的小家，和父母的联系方式大都是电话或视频，视频里，父亲站在枣树下，阳光温柔地照在他苍老的脸上，也照在他花白的头发上，我的心不由抽了一下，视线有些模糊，父亲自顾自地说：“你看，今年年成好，枣子结得又大又圆，你们啥时有空回家摘点带过去，可甜咧！”我握着电话，喉咙仿佛被什么哽住了，半天都说不出话来。就在那次通话不久，父亲生了一场大病，医治了一段时间，终究还是离开了我们。

今年的枣花又开了，比往年开得更盛，树干也愈发粗壮了，但却显得孤单，我摸着树干，依稀还能看到父亲记录我小时身高的划痕。我知道，那是父亲在树上刻下的深情，是父亲用半生时光浇灌的牵挂。每一片飘落的枣花，每一颗饱满的红枣，都藏着 he 无言的爱，在时光里慢慢沉淀，愈发醇厚。

江南水墨，谁家少年在村头小路徘徊？
春水汨汨流淌，河堰、池塘、水库都蓄满了水，所有的田都被春水浸透，田沟里细小的水流轻缓流动。池塘里的青蛙高声鸣唱着，一对对的在水里轻漾，荡起阵阵涟漪。小蝌蚪成群结队，浩浩荡荡，游黑了水沟，游黑了塘沿。

小鱼儿在水中自由地嬉游，它们不时跃出水面，吞咬飞近水面的小虫子，有时推着飘在水面上的花瓣和菜叶玩耍。钓鱼是孩子们的事情。每逢到了周末放假，就有许多孩子挖蚯蚓去池塘钓鱼。他们的钓具简陋：自家园子里砍的竹子，瓦匠做房子扔下的尼龙线，大头针或母亲的缝衣针自制的钓钩（也有高档的倒须鱼钩，那是背着家人用鸡蛋从“货郎客”那里换的），高粱杆或鸡毛做的浮子。他们钓的鱼不会很多，但每个人都收获着快乐。

田里的红花草籽（学名，紫云英）被刈回家，切碎、晒干、保存做猪吃的饲料，田都被犁翻过来，估计草籽很烂掉时就开始耙田插秧了。

一夜春雨，花褪残红。油菜也洗去浓妆，一袭青衣。布谷鸟这时也嘹亮起来：阿公阿婆，割麦插禾……

## 副刊

## 遇见“天仙配”

### ●余同友

无此翁”，这是多么大的荣誉啊。

锁了门，老陆又带我们去陆洪非故居，离纪念馆不过几步路。老房子夹在两幢民房后面，被堵得只剩下一个门脸。大门敞开，纵深长，有三进，每一进皆有天井，雨丝正从天井里洒落下来，泥地上湿润润的，长了钱钱的青苔，房子已经无人居住，空空荡荡，原先的木头隔墙想是朽烂了，用砖块垒了上去，勉强保其整体不坍塌。老陆说，这是族人集资8万元进行抢救性保护，暂时只能这样了。

仰头朝天井上方看，雨幕似银幕，有一刹，我恍惚听到了七仙女柔美的唱词，“渔家住在水中央……”

这些年我有一个习惯，到了一个地方，总想捡些石头瓦片什么的，在陆老先生故居前我捡到了半块青砖，其色如墨，重如铸铁。据老陆说，陆老的故居1928年开始建设，1932年建成。如果我手中

## 吃新麦

### ●杨勤华

吹一吹，别烫着。”我将送到嘴边的麦耙停下来，确实有一股热气呢，我赶紧夸张地吹起来，可是经不住香气的诱惑，张嘴咬了一口，虽然很烫，还是嘴里打着呜噜吃了下去。

这样的油煎麦耙在我们老家叫作“摊耙耙”，通常母亲会摊上好几锅耙耙，父亲下班回来时，便会在碗里放点白糖，然后蘸着糖吃，这样就成了甜味耙耙。而母亲和外婆会在耙耙里裹上腌菜或菜瓜吃，其味道又是另一番好吃。我会尝尝一尝爸爸的甜味耙耙，一会接过母亲递过来的裹着腌菜的咸味耙耙，两种味道都让我特别喜欢。一餐下来，吃得我肚子圆鼓鼓的有点撑。外婆拍着我的小肚皮打趣道“真有这么好吃么，下次再送些”。我使劲点点头。其实，那个时候这些新麦面粉都是外婆自己省下来的口粮，当时我哪里懂得外婆的这份深情。

上初中时，有一年放假，我带着几个小伙伴游泳到对岸四里远的二姨家，二姨家日子过得比较苦，我的四个表弟那个时候分别在上初中或小学，此刻都放假在家帮着父母下田干活，个个身上

## 父亲的枣树

### ●沈剑敏

父亲额角那些许的皱纹也被风吹散开来。转眼已入秋，枣子由青转红，父亲每天绕树三匝，那个神态似乎在欣赏一件艺术品，“还要再等等，得等枣子红透了才甜。”父亲自言自语着。

终于等到摘枣子那天，父亲兴奋得像个孩子，早早地将我们喊起来，搬来竹梯，系上安全带，爬上高高的树杈，用竹杆轻轻地敲打着树枝。熟透了的枣子噼里啪啦落在地上，我和姐姐蹲在树下，把滚到

## 乡村三月

### ——献给已逝的或即将逝去的村庄

### ●王中华

代的班级值日生一样。这看犋牛是有讲究的，放牛时和赶牛归来时都有门道。“头牛”的作用太重要了。“头牛”是最强壮的公牛，它总是走在最前面，这支牛的大军由它统领。看牛人只要盯准“头牛”，即使在自由散放的状态下，都能一头不少地将牛赶回来。

清晨，当放牛人间歇性地高唱“放牛嘍，放牛嘍……”之时，乡村就开始躁动起来。这仿佛学校的起床铃声。牛户都把牛放出来了，男人们拿着粪箕捡牛粪，拿着粪瓢接牛尿。据说这牛尿浇在菜地里，能使辣椒格外地辣；那牛粪和成一团，然后拍在土墙上，拍成饼状，晾干。有时一方土墙上全是有形的牛粪饼。几时的我常常从不同的角度去看，想象那主人的创意，能具体或者抽象成什么图形。晾干的牛粪饼可以当柴火，也可以用来“烧火粪”。

“烧火粪”这种原始的劳作方式，现在看来真是最绿色环保的了，种菜的地里或者插秧的田里都要“烧火粪”。先把土挖开约一个或几个见方，再在中间拉沟子，再放入稻草或干牛粪，然后用土盖上，留一个着火点，让稻草及牛粪在土中慢慢燃尽。用科学的方式解释的话，这样做既可

下了江堤，车子驶进田野，油菜结了荚，小麦正在抽穗，水田里，育秧的人正在秧床上撒稻芽，这是春天的尾梢，再过几天就是立夏，农民已经忙碌起来。村支书老陆卷了裤腿匆匆地从水田里跑上来，他打开大铁门，院落里有几间房子，其中一间挂着牌子：陆洪非纪念馆。

纪念馆有些简陋，四壁粘贴了些打印的纸板，进门就是一首诗：“渔家住在水中央，两岸芦花似围墙。撑开船儿撒下网，一网鱼虾一网粮。”我一怔，这不是黄梅戏《天仙配》唱词么。小时候看露天电影，黑白的《天仙配》，一开场，玉帝的七个女儿衣袂飘飘地在云朵上上眺望人间，看到打渔人，唱的正是这一曲呢。我记得，挂在两棵大树间的银幕不够牢靠，风一吹来，银幕晃动，仙女们跟着在云朵上晃动，她们美丽的歌声也和湖水一起晃动着。

看了展板上的介绍，这才知道，这个“陆洪非”是望江县雷池乡杨溪村人，正是他“整理改编与创作了戏曲作品《天仙配》《女驸马》《牛郎织女》等，为黄梅戏由地方小戏成为全国性知名剧种作出极重要的贡献。”出生于1923年的陆先生已于2007年仙去，生前他工作生活在合肥，过世后，故乡为这位“黄梅戏经典的缔造者”建起了这间小小的纪念馆。老陆是陆洪非这一家族的后人，显见得他很崇敬这位长辈，他指着展板上方的一行字，“黄梅不可

小暑一过，新麦就上市了。年前播下的麦种，经过了春天的发芽生长，到夏天的结穗充浆，在阳光的呵护下，终于成熟了。

此刻，麦田里已是一片片金黄，农民们开始忙着收割麦子，这时候，太阳非常给力，只要晒上几天，新麦特有的芳香就出来了，然后送去加工，雪白青香的新麦面粉便出来了。新麦面粉做出来的面条、面疙瘩、面饼、面耙粩等等，吃起来别有味道，会让人爱不释嘴。

小的时候，每年新麦上市时，外婆和二姨都会从乡下送来一些新麦面粉给我家，这个时候的我就格外激动，母亲会从面口袋里舀出一些面粉放到面盆里，倒上一些水，用筷子均匀地搅拌，直到面粉有了黏劲，再放点香葱和盐，然后，外婆坐在灶下烧火，母亲给锅里浇上菜油，待菜油沸了，便将面糊慢慢倒进锅里摊开，一股清香顿时从锅里升起，我使劲地吸着浓浓的清香，有些急不可耐，母亲这个时候就会扭头头笑着骂我一句“小馋猫”，外婆也在一旁笑，满是皱纹的脸上被灶堂里的火闪映出红润的气色。

很快，一锅油煎麦耙就出锅了，母亲将其放入碟子上，又用筷子将麦耙摊开晾一下，可我已经等不及了伸出小手就抓，却被烫得赶紧将手缩了回来。母亲无奈地摇摇头，用凉毛巾擦一擦我的手，责备我道“就这么馋？”我肯定是不行，恨不能立马就将油煎麦耙送进嘴里，我从母亲手里接过筷子，夹起一块就要往嘴里送，外婆笑道“慢点，

那天与朋友在郊区小径上散步，不经意间看到路边一农户家院子有棵开满花的枣树，不禁想起老家的枣树，想必也和这棵树一样，枝头开满了花吧。

那棵枣树是父亲在我年幼时栽下的，说家里娃多，栽点果树给孩子们解解馋。听母亲说，父亲每天干活回来第一件事就是到院子里看看他的枣树，浇浇水、松松土、施施肥。春去秋来，枣树在父亲的精心呵护下，渐渐枝繁叶茂，绿树成荫。春夏季节父亲总爱捧着饭碗，拿着小板凳坐在枣树下吃饭，一边吃饭一边眯着眼睛上下打量着，眼神里满是期许。

仲夏时节，枣树开花了，小小的白色的花开满了枝头，散发着自然的清香，父亲手里端着刚泡的茶，站在枣树下惬意地品尝着，一阵微风吹过，几粒细碎的枣花跌落在父亲的肩头，那抹柔白与他藏青色衣服形成了微妙的映衬，